

俄国女性命运小说 十种

蓝眼睛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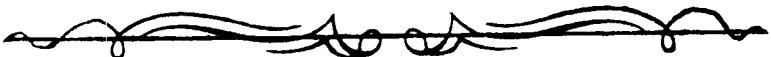
〔俄〕高尔基 著

E / G / N / X / M / Y / X / S / S / Z



蓝眼睛的女人

[俄]高尔基 著



多人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眼睛的女人／(俄)高尔基著；多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7

(俄国女性命运小说十种)

ISBN 7-02-002152-2

I. 蓝… II. ①高… ②多… III. 小说-作品集-俄国-古典
IV. I 51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02989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164,000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8.75 插页2

1995年7月北京第1版 199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7.50元

前 言

高尔基(1868—1936)是身跨俄国和苏联两个时代的伟大作家,也是闻名世界的无产阶级艺术的杰出代表。他出生于一个木工家庭,幼年丧父后,随母寄居于外祖父家,很小就离家流浪,独自谋生。他曾当过鞋店的学徒、轮船上的帮工、码头上的脚夫、面包店的伙计,饱尝了人间的辛酸。他只读过两年小学,但是二十四岁那年就用“高尔基”的笔名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高尔基的一生创作甚多,我国出版的《高尔基文集》多达二十卷。《母亲》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他的代表作,此外,他还著有《福玛·高尔杰耶夫》、《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等长篇小说和大量的中短篇小说。高尔基还写了著名的剧本《小市民》、《在底层》以及许多政论和文学论著。

中短篇小说在高尔基的创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些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本书选收了他早年发表的八篇表现俄国妇女生活的优秀小说。这些作品大都短小精悍,有的近乎一幅速写,但每一篇都寓有深刻的哲理,刻画出生动感人的妇女形象,能使读者感受到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的悲欢乐和对美好未来的

渴望。

《蓝眼睛的女人》描写一个寡妇的悲惨境遇。她失去了丈夫，为养活两个孩子，只得到警察局领取执照做妓女。小说着重刻画这位妇女善良、纯朴的性格，反衬出作品揭露那一罪恶时代的主题。《二十六个和一个》是高尔基不朽的名篇，也是他在面包房工作的真实写照。二十六个工人在阴暗潮湿的地窖里像囚徒一样整日工作，一位十六岁的少女成了他们的美好希望和一切光明的象征，使他们产生了丰富的感情和一种神圣的爱。《奥尔洛夫夫妇》描写了一对没有任何生活目的的夫妇，他们只是依照“总得活下去”的自然法则，在愁苦、烦闷和冷酷的仇恨中度日。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渲染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人们忍饥挨饿，借酒浇愁，被霍乱夺去生命，从而使读者认识到：一切苦难来自那个罪恶的社会。

高尔基的作品结构严谨，语言朴实，强调人物的个性化。无论是人物的内心独白，还是对话都具有鲜明的特点，所以他笔下的人物都栩栩如生，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编 者

1995年1月

目 次

发现	1
蓝眼睛的女人	29
奥尔洛夫夫妇	47
玛莉娃	128
因为烦闷无聊	198
鲍列斯	225
二十六个和一个	233
红头发瓦西卡	253

发现

素描

……纸烟熄灭了。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把纸烟放到烟灰缸上，全神贯注地揉搓着烟头，他是那么一丝不苟地揉搓着，仿佛把这个烟头揉碎了，就能同时消除那缠绕在心头的焦虑不安和一种不愉快的、沉重的预感似的。这些令人心烦意乱的思虑就要闯入他那自认为已经完全定形了的生活中来。

揉搓完烟头，他弹了弹手指，把手举到眼前，发现手指弄脏了，于是，从衣袋里掏出手帕，细心地擦起来，仰靠在圈椅上，高挑着两道漂亮的黑眉毛。烟垢从手指上渐渐被擦掉，模糊不清的思虑也随之从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那富于表情的、清秀的、傲气十足的脸上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坚决果断的神情。

“要解释清楚……坐在这里胡思乱想，这很愚蠢……我看只不过是她有点神经质，”他用小剪刀修着指甲，心里想着。

天渐渐黑下来，高大的、摆满家具的书房里显得更加拥挤。一片昏暗笼罩着它，烟气腾腾，隐约可见

的、蛋白石色的烟雾像轻纱一样静静地悬在半空。低垂的帷幔遮掩着窗户，夜空透过纱帘星星点点地闪着光，外面传来了人行道上响亮的脚步声。除此之外，再也听不见别的声音了，这却惹恼了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因为他很想借助某种强烈的印象来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以便尽量摆脱一直停留在昨天那件事情上的缠人的念头。

“最好去问问……直截了当地问问，怎么回事？……嗯？莫非我们沿着夫妻生活的小路走进了家庭纠纷的峡谷？我到她那儿去……再说，这儿又黑又闷……”

他从圈椅上站起来，走到门边又停了下来，突然觉得，很想再一次确切地、详详细细地回忆一番昨天使他失去内心平衡的那个场面。

昨天他和妻子到记者胡达托夫家里去做客。在那儿，像往常一样，探讨各式各样的问题。谈话的基调是自由派的观点。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跟他们观点不同，他很讨厌胡达托夫和他那一伙的自由主义。他心想，这些职业自由派根据习惯和按照职务上的需要而兜售的自由主义，只不过是一种陈旧、肤浅、因袭腐朽的东西，任何新的思想，哪怕是没有生命力的但总是值得注意的新思潮都穿不透也渗不进这个发了霉的自由主义学说。

这些从破落权威那里和过时的书本中引证出来的陈词滥调，使他气愤，也使他好笑。当时，他用他所特有的怀疑论观点简略地谈到了俄国思想界贫乏得是那样可怜，在某些陈腐的观点上是那样地停滞

不前,是那样地热衷于宗派偏见,以及照他看来,存在着那么多严重妨碍它发展和使它失去力量与独特性的东西。人们当即以相当挖苦的口吻反驳他,请他把自己的论点讲明白些。这很伤他的自尊心。如果真的有必要,或者对方尊重他的发言时,他向来是很乐意发挥自己的论点的,可现在,他很想知道,为什么要用这样挖苦的口吻来对待他。他已经感觉到,对方显然是有意向他挑起一场激烈的论战。

对于这场论战,他当然要认真对待。当他看到记者们像在自己报纸的版面上那样也要在自己的客厅里拚命维护自己的论点时,倒觉得高兴,不过,他认为,用不着这样对待他,因为他和他们在总的原则上是一致的。

胡达托夫是一个矮小、神经质的人,戴着眼镜,留着小山羊胡子。为了驳斥对手的论点,他莫名其妙地咬着又干又薄的嘴唇,用一种自认为比对方高明的冷漠语调说:

“您的观点,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次要问题先放到一边,我敢说,您是以想象代替事实。您说什么新思潮渗透不进俄国知识界的思想领域,因为您怀疑俄国知识界保守和肤浅。那么,请问,您所指的新思潮到底是什么,是颓废主义吗?”

他从眼镜架上边意味深长地看了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一眼,仿佛用他那双锐利的灰眼睛在说:

“我了解你,老兄!你的那个新东西我也知道。如今,你们这类人多得很哪,连你们在新思潮的旗帜下想推行什么货色我也知道。”

这一瞥使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感到恼怒，他很想对这帮人说出一连串刺激性的话，给他们列举出一系列他们完全不知道的文献、他们完全不了解的思潮、他们完全忽略了的現象，使他们在同自己论战时目瞪口呆、无言以对。照他的意见看来，他所讲的这一切似乎都是崭新的、没有探讨过的客观实际。他还准备历数对方的遗漏和疏忽……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目光和妻子的目光相遇了。

她带着那种使他感到极不愉快的、怜悯而陌生的新的目光望着他，脸上流露出那么奇怪的神情，——使他感到惊讶、窘迫，已到口边的话也吞回去了，思绪很乱，他差一点儿脱口问她：

“你怎么了？”

但他欲言又止，心中立刻对她的那种目光和自己的窘态愤恨起来。他定了定神，又铺开了思想的战场，跟敌人进行了一场小小的厮杀。但是，在论战过程中，他感到软弱无力，他注视着妻子时，总遇到她的那种目光。近一年半来，她头一次这么看着他。她在想什么？她的目光简直妨碍他讲话，所以，他考虑得很不周到，矛盾百出，杂乱无章，语无伦次，甚至采用了诡辩和粗陋不堪的词句。

他和她从胡达托夫家里出来，沿着空旷的人行道慢慢走着，从院墙和篱笆里伸出来的树枝的阴影落在路面上。在回家的路上，尽管他一再开口，但他们怎么也谈不拢来。妻子显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答话非常简短，但是，已经不再用那种“新的目光”来瞧他了。这是他暗地里讥讽地给她那奇怪的

目光所下的定义。下了这个定义，他感到恐惧。事实上，这可能就是新的目光。

“阿尼娅，你怎么啦？”他惊慌不安地问。

“什么？”妻子吓了一跳。

“你今天怎么这么愁眉苦脸，心事重重的……怎么回事？你不舒服吗？”

“噢，没有！这……没什么！”她含糊地说，忧郁地对他一笑……这一笑使他安下心来，他甚至开了几个刻薄的玩笑，称胡达托夫和他的同伙是旧教徒^①中的保守派，因为他们不善于捕捉生活中的新东西，实质上，除了他们的记者生活之外，他们对任何别的东西都毫无兴趣。但是，他们有装腔作势的本领，例如：论证的问题需要激动时，他们会立刻变得十分激动，虽然他们心中一点也不激动。职业特点和江湖习气几乎把他们变成了冷血动物。

“别谈他们了……”妻子低声对他说。

“好，好！”他高兴地大声说。

回到家里，他们和和气气地分了手，到各自的房间里去了。临去时，她像往常一样，吻了吻他，在她的亲吻中他实在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东西。

但是，今天一整天她的举动是那么不正常……她心事重重，对他漠不关心，冷若冰霜，全神贯注在一件重大的心事上。她的这种反常的神态和谈话时迟迟不作回答、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举动一次又一次地刺痛了他……

① 十七世纪俄国宗教分裂运动中产生的旧教派的教徒。

“你怎么啦，夜里睡得不好吗？”吃中饭的时候他问她。

“是的！”她说，甚至点了点头。

“瞧，我昨天就说过，你病了……”

“噢，没什么了不起……”她挥了一下手，仿佛用这个动作请求他别打断她的思路。他只好回到书房，呆坐了将近四个小时，一边吸烟一边想——她怎么了？

现在，回忆起昨天一整天的情景，他感到心中充溢着一种更加强烈的不安。

“鬼知道，莫非是他们那些关于友爱和美德的陈词滥调对她产生了影响？真是意想不到的事！”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烦躁地抓搔着自己的头发。

他历来认为关于国内民众的一切高谈阔论都于事无补，纯属空谈。在他看来，国内没有伟大的人物，也就是说，没有志同道合、知识渊博、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有信心、有目标并能指明前进方向的“社会中坚”和真正的“文明阶层”。那些“职业自由派奉献给民众的颂歌和赞美诗”，那帮由于无能，更确切些说，由于软弱而变得模棱两可、晦暗平庸的可怜虫，还有他们的那个像慢性风湿顽症一样使人痛苦难忍的“老牌的”自由主义——他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毫无用处，没有任何价值，甚至有些荒唐可笑……

“难道说？”他不停地搓着额头，心里想着，“噢，不可能！她比那帮人聪明、高尚……她那么秀气，文

雅，酷爱美学，对一切美的东西都非常敏感。他们呢？笨嘴拙舌，连话都不会讲。她不会迎合这种‘平民腔’的……”

他讥讽地强调一下“平民腔”，然后，朝门口走去。

“我亲亲热热地跟她好好谈谈，一切都会过去的，”他满有把握地想，抓住门把手，不知为什么又回过身去环顾了一下书房。

书房里已经全然暗下来了。风吹拂着窗帘，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像是在窃窃私语。一轮明月冉冉升起，它的一束光芒照在书桌上，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的妻子的金属像框闪闪发光。黑暗，寂寞，在这样大的房间里使人感到恐怖。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叹了口气，推了一下门。当合叶轻轻地抱怨似地嘎吱一响，他觉得，他的心也颤抖了一下。

二

在门口，妻子带着令人难以捉摸的微笑迎面走来。他飞快地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她今天非常漂亮，乌黑的髻发使她那富于幻想的鸭蛋脸的清晰线条变得更加鲜明，大大的、灰色的杏仁眼稍稍眯缝着，鲜艳的厚嘴唇带着微笑，蓬松雪白的宽大罩衫美妙地裹着她那圆圆的肩膀、丰满的胸脯和苗条匀称的身段。

“噢，你今天……真美呀！”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搂着她的腰，满意地说。他觉得，他非常爱这个漂

亮女人。她优美地转动了一下身子，毫不费力地从他的手臂中挣脱出来，把左手放在他的肩上，用右手把拽地长后襟甩到身后，说：

“我到你这儿来啦！我觉得闷得慌……”

“你瞧，我也是这样！”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高兴地大声说。他和她一起向窗前的沙发走去。窗口面向花园，敞开着。

“我想跟丈夫聊聊天，”她一直在微笑。

“人们说，‘人各有心，心各有见’，我看不见得吧！我也是来找妻子聊聊的。不过，噢，我打算跟你认真地谈一谈。”

“你好像是不愿意跟女人认真谈话的，是吧？”她舒适地躺在沙发上问道。他看到她这般妩媚可爱，曾想打消同她谈话的念头，可是，当他发现她的话里含有一种新的腔调时，心想，还是应该跟她认真地谈一谈。

“妻子是例外。”

“啊！我忘记了，男人已经不把妻子看成女人了，”她漫不经心地脱口而出，她的话里又流露出某种新的东西。

他心中模模糊糊地再次出现了对这种难于摆脱的新的东西的恐惧，好奇心又加重了这种感觉，使他很愿快些解开自己的疑团。他坐在她脚边的一张矮凳上，拉着她的一只手，用无限深情、充满了爱情和略带恐惧的声音说：

“听我说，阿尼娅，我想问问你……昨天在胡达托夫家里，大家争论时，你为什么那么奇怪地看着

我？啊？你能告诉我吗？”

如果房间里点着灯，丈夫会看到妻子现在也是像昨天那样奇怪地望着他的。可是，房间里没有点灯，只有月光从花园里照到窗上，它那乳白色又略带淡蓝的光芒斑斑点点闪烁在家具的白罩上，镶木地板上，躺在沙发上的女人的长衫上。在月光的照射下，长衫的花边像泡沫一样蓬松，紧裹着她匀称的身体。

“不谈这个好吗？”她皱着眉头请求他。

“不谈？你看，这样合适吗？这样下去的话，一个感觉接着一个感觉，一个念头紧跟一个念头，你的心中就会形成一堵高墙，使我不能了解你，它还可能变成一座大山，最终使我们互相看不到对方的心，甚至把我们拆散。人们正是忘记了或者不好意思讲出自己的想法，没有及时说出自己的见解，或者，应该讲出来的话没有讲，才造成彼此之间的隔阂的。我并不坚持我的想法，阿尼娅，可是，说实话：我非常非常希望你回答我。”

花园里静悄悄的，树叶发出低微而温柔的沙沙声，鲜花、泥土和青草送来了阵阵清香。月光洒满了树顶，暗黑色的树丛深处一只不惹人注目的小鸟儿在忧郁地啾啾叫着。

阿尼娅皱着眉头凝神思索，沉默不语。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吻了吻她的手，抚摸着她的手心，满怀期望地盯着她的脸。

“你今天讲得多么好啊，多温情……”她慢吞吞地、懒洋洋地、像是半睡不醒似地说。

“看来你是不想回答啦？”他温和地问，用她的手抚弄着自己的小胡子。

“也许，我说……可是，今天是那么好，说实话，我什么也不想说。”

“好极了，那就别说了，吻吻我吧，这我就心满意足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他心里想，因为他觉得他们的心离得越来越远了，闹不清她到底想些什么。

“不，”她突然在沙发上转过身来，面部表情是那么难于捉摸，威风凛凛，就像那些自信心很强的女人常有的表情一样。她的情绪也在急剧地变化着。这套忽阴忽晴忽冷忽热的本领只有女人才掌握得最熟练，这时常使人觉得，女人的心灵具有一种瞬息万变的特性。

“不，我要说，虽然，这可能会破坏你我的情绪……你愿意听吗？”

她坐起身来，两只手搭在他的肩上，俯身对着他。他从下往上打量着她，心中充满了非要拥抱她不可的愿望。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她。

“等一等，谈完了再吻我。说真的，我要告诉你。听着，请你一定让我把话说完，不要打断我，听不懂的也不要问。我想你是会听懂，因为一切都很清楚，非常清楚。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听着，我有一个发现……不！我有一些发现——在我自己身上，在你身上，在别人身上，在生活里……”

她突然激动起来。面红耳赤，眯缝着双眼，额头上出现了皱纹，鼻翼煽动着，以致使她那平静时显得

很美的脸变得难看起来。

“是的，我有一些发现，”她急促地说，把手从他肩上移开，用那美丽的手指揉着花边。“就从你说起吧！我观察你很久了。我想知道，你很坚强吗？可是，我发现，你是个怀疑主义者，而怀疑主义者不可能是坚强的。你聪明吗？并不比别人聪明。昨天的聚会上，比起别人来你就更不聪明啦！我说这话你别生气，这是实话。也许你很善良？你自己知道，你并不善良！你对我是善良的，因为你还爱我。”

“那你呢？”他高声说。

“我说过，请你不要打断我。你身上究竟有什么独特的东西呢？我发现，只有一点，那就是你戴手套的姿式。除此之外，我再也没有发现别的什么了。你不爱别人，别人更不爱你。人家说你是个沽名钓誉的市侩……这一点，对我来说，就算无关紧要吧！你自尊心很强，这并不算什么缺陷，一个人应该有自尊心，有自己的尊严，可是你呢，常常失去尊严，你昨天……这待一会儿再说。说句公道话，你是个相当无聊的人。你爱我……这是谁的优点，你的还是我的？呶……这算什么？我已经感觉到，过不了多久，你就满足不了我的要求了。我很坦率，我正是为了做一个坦率的人才把这一切不愉快的东西都说了出来。这种生活使我厌倦，你要知道，生活是那么空虚，虽然整天忙忙碌碌。喝茶，散步，吃早点，读书，吃午饭，散步，喝茶，玩牌，拜客，接待客人，看戏……这太枯燥了！不久以前，就是近几天，有一次我突然想到，我生下来，又受了那么多的教育，难道就是为